

玄天神劍

青云著



都出版社

玄天神劍



玄天神劍



玄天神劍

青 云 著



成都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回	惊心动魄走官道	情深义笃结金兰.....	1
第二回	浴血荒山夺异宝	似水柔情救奇材	28
第三回	金山老叟传神功	幽灵堡主施绝学	52
第四回	女侠江底擒水贼	男儿洞中拜先师	78
第五回	天崩地裂惊魂魄	语重心长暖肺腑.....	106
第六回	铁鹰利爪灭活口	玄天神剑诛妖孽.....	135
第七回	上官龙运功排毒	豹子头聚力挥剑.....	166
第八回	鬼魂谷剑影幢幢	松林坡蹄声得得.....	196
第九回	惊世骇俗一尸魔	柔情密意两姐妹.....	224
第十回	黑松林群魔逞凶	黄土坑姘女动情.....	254
第十一回	游戏酒楼惊四座	钟情侠士醉孤心.....	285
第十二回	枫叶山庄葬火海	纯阳观主布剑阵.....	315
第十三回	观云子道院喋血	众侠士尼庵除暴.....	341
第十四回	显绝技狂徒命短	诉别离儿女情长.....	373
第十五回	斗恶贼石破天惊	争情郎香销玉殒.....	400
第十六回	东海三妹除五怪	北岭一剑破三星.....	429
第十七回	黑尸魔神功惊魂	玄衣女情天抱恨.....	454
第十八回	红蝴蝶误中毒液	黑无常险丧残生.....	476
第十九回	王员外扶弱济贫	上官龙解毒疗伤.....	503
第二十回	剑光闪烁生有恨	情涛震荡恨无涯.....	531

第二十一回	无为真人施毒计	有情丽姝动芳心·····	571
第二十二回	高山狩猎擒活豹	腹地探秘遇潜龙·····	589
第二十三回	三绝神尼罹劫难	九如心法通胜境·····	620
第二十四回	粉面毒狼遇厄运	出柙猛虎战群魔·····	646
第二十五回	柔情少女指生路	怪异神丐追少侠·····	681
第二十六回	儒林狂生收高徒	丰都使者克强敌·····	710
第二十七回	不了情正邪拼命	只为仇道魔争雄·····	734
第二十八回	锐不可当一少侠	胆小如鼠二老道·····	767
第二十九回	寻祸首少侠雪恨	助贼酋妖婆蒙羞·····	796
第三十回	阴阳判藏头露尾	落魂掌弄巧成拙·····	823
第三十一回	琴台少女操妙手	绛衣夫人归正道·····	857
第三十二回	离愁别恨儿女情	陈尸暴首魍魉仇·····	872
第三十三回	武当山为虎添翼	七煞针见血封喉·····	898
第三十四回	浴血荒山决生死	兰心慧质显英豪·····	924
第三十五回	缥缈嫦娥解倒悬	上官北冰念春梦·····	951
第三十六回	情切切生离死别	气刚刚龙争虎斗·····	980
第三十七回	中鸩毒群凶丧身	遇绝技枭雄亡命·····	1001
第三十八回	恶道阴谋能陷人	美女妙手可回春·····	1029
第三十九回	脉脉柔情震侠士	虎虎罡风荡武林·····	1058
第四十回	剑无虚发扬正义	情有所钟结同心·····	1089

第十一回

游戏酒楼惊四座 钟情侠士醉孤心

一进门，楼下十余张八仙桌上，坐了二三十位客人，正在兴高采烈地畅饮，高谈阔论之声嘈嘈嚷嚷。上官龙见没有岔眼物，大踏步登楼。但见楼上约有四丈见方，有十二副座头。前临大街后瞰抚水，却一无陈设，寒怆得很。

靠街窗右首一桌，坐了六名大汉，一色青衣短打扮，腰悬刀剑，年约三四十之间，面貌凶悍。左首一桌也有两个人，就是先前策马狂奔的青衣背剑大汉。两大汉左面一桌，也有两个人，那是用“柳絮飘风”身法赶路的崆峒俗家子弟。另一桌上是两男一女，男的年在二十三左右，面貌相似，穿的是锦锻银边对襟劲装，倒也人才一表，只是眼圈发青，看去全无神采。悬剑挂囊，定是个练功里手。女的一身绿，美得很，小蛮腰上悬着长剑，正对着梯口而坐。

上官龙略一环顾，跨入厅中，小二哥招呼他入座，另一名店伙送来茶水面巾，解下包裹，置在一旁。

胖子小二哥笑嘻嘻地说道：“客官是小酌抑或进餐，但请吩咐。小店有上好名酒，菜嘛，一应俱全，清蒸活鲜鲤，麻油辣子鸡……”

上官龙摇手止住他往下说，将面巾交还店伙，笑道：“来一

碗鲜汤，一盘烧卤，麻油辣子鸡，马马虎虎就成，酒大可不必，小可我要填肚腹。”

“客官要烧卤岂能无酒？小店有自建昌府运来的麻姑酒，有新城来的冬酒，甜甜的，后劲虽大，没关系，来个半……”

“别噜嗦！就来半斤冬酒，夏天吃无妨罢？”

“无妨无妨……”

他亮着喉咙向楼下吩咐，自去了。

胖小二一走，上官龙恰好和绿衣女对面而坐，他脸上经巾一拭，风尘之色尽逝，风华尽显。对桌的绿衣俏美人突然轻噫一声，直了眼。

上官龙闻声抬头，恰与绿衣女郎瞟来的如水眼波迎个正着。他心中暗喝一声彩，心道：这丫头实俏得很！

绿衣女郎端的美，美得教人忘形。粉面桃腮，薄施铅华，春山眉，长睫毛，一双水汪汪大眼，美妙的琼鼻，一点恰到好处的小绛唇，左颊上有个深浅合度的小酒窝，右边腮旁有颗小美人痣，端的妩媚绝伦，柔情万种。她看去约有十八九年纪，像只熟透了的萍果。

上官龙曾和三绝神尼相处三天。三绝神尼号称人间尤物，可见美得可以。在江口官道，更与美逾天仙的琼、倩两位姑娘朝过相。还有新结识的义姐迷魂姹女吴芳芳。这些人，无一不是美艳超绝的人间尤物，谪凡仙子，所以他看了这翠绿俏妞儿，并不感到突兀，故只看了一眼，便自转睛打量其余的英雄好汉。他仿佛感到绿衣女郎似乎妩媚地向他一笑，送来一瞥眼波，但他并未在意。

别看这小镇店不起眼，菜弄得真不含糊。那冬酒乃新城一带的特产，也叫冬水酒，味甘甜而后劲足，假使伸着喉咙喝，一口气准可灌入三两斤，等到酒力行开，非躺下不可。上官龙觉

得好玩，一口就喝掉半壶。他一面自顾自进食，一面留意这些江湖好汉们说些什么。他的耳目有异常人，特别敏锐，近来功力大进，更是锐利。众人的语音虽低，但逃不掉他的神耳。

咱们这些黄帝子孙，有个最大的毛病，在茶楼酒肆间，事不论公私，语不分黑白，三杯黄汤下肚，准会胡说八道口没遮拦，甚至乌天黑地的阴谋，也可在这儿商量策划。所以公门中的暗探经常利用这些场合刺探隐情。

不消多久，楼上除了店伙和上官龙外，十三个男女中，都将话匣子打开了。

靠窗那两名背剑大汉，有个轻声对同伴道：“二哥，你说五弟他们，今晚能不能如期赶到呢？”

二哥重重放下酒杯，皱着眉沉重地说道：“这也难说，五弟为人胸藏珠玑，料事如神，目前群雄并集，皆不出五弟所料，我想他总会如期到达的。是否沿途另有意外耽搁，愚兄就难以估量了。”

语音一落，对面六大汉之中，忽然响起一声朗笑，发自上首那目闪精光，脸红如火的大汉口中，又听他冷哼一声，对另五人道：“想不到为了盖世神医那老不死的一瓶‘紫露续命丹’，竟然轰动江湖。看来铁掌开碑林老匹夫，真正走了霉运啦！”

另一名大汉接口道：“怎么不是？盟主派我等前来，向林老匹夫索取。岂知这老匹夫不知好歹，竟然早已传言江湖，声称任何人也不许到‘枫叶山庄’骚扰，他明明是存心不良，扬言江湖，藉机引起纷争嘛，真该死！”

上官龙心中一动，暗道：“这些狗腿子是九头鸟的走狗，看来这次双凶一霸的走狗们全都赶来了，我得特别小心。”

又听下首一名大汉道：“仅半月之久，江湖中闻风赶来的

好汉，全往这儿集中。林老匹夫弄巧成拙，引起江湖纷争的目的是达到了，可是‘枫叶山庄’也得完蛋大吉，这叫做作法自毙。要是我，干脆将‘紫露续命丹’乖乖交出，置身事外，岂不两全其美？”

上首红面大汉冷笑道：“你倒说得轻松，那‘紫露续命丹’比武林三宝更妙，盖世神医花了三十年心血，走遍天下名山大川，采各种珍罕灵骨炼制的起死回生药，也是固元培本练先天真气的无上妙品，比少林的‘八宝紫金夺命丹’更胜一筹。假使是你，你舍得拱手送人吗？”

另一大汉摇头道：“也许我舍不得，但要是拿命来比，不是我怕死，但我还要命而不要药呢！”

另一个冷冷地道：“谁知道消息是真是假？哼！”

红面大汉说道：“这消息千真万确，绝对可靠。”

目光却冷冷地落在楼中众人身上。又道：“两月前，林老匹夫在天台与少林弟子，以及九龙岭的瓢把子锦毛虎覃江，大伙儿清算过节，三方面闹了个三败俱伤，林老匹夫挨了少林弟子一记百步神拳，无意中躲入一座石室，发现那竟是神医的炼丹室，找到遗留在内的一瓶武林至宝‘紫露续命丹’。他不但将致命创伤治好，更将追踪而来的仇家，打得落花流水。事后有人搜索石室，方知林老匹夫得以逃命之故。这桩事一点不假，不然怎会闹得江湖风风雨雨？”

红面大汉正在大卖精神，蓦地楼梯上脚声橐橐，骤奔上来一个矮小的肮脏的老和尚。他一头油泥，将光头和脸面弄得像个大花脸，满脸皱纹密如蛛网，双目似合似张，像瞌睡虫还未被撵走，打不起精神。一双手肮脏污浊，形如老鸡爪。破僧袍百绽千补，满是灰黑发亮的油垢。腰中栓着根烂草绳，下身看不见裤管，只看到一双瘦骨嶙峋的瘦腿，像刚在阴沟里爬起一

般，沾满一脚污泥。脚下的破草鞋更不像话，脏得令人恶心之至。

人未到臭气先至，那窝囊劲实在令人不敢领教。只听“叭叭叭”草鞋连响，他已到了厅中。后面跌跌撞撞冲上来两个店伙，饿虎扑羊似的扑到，有一位店伙手急眼快，一把揪住脏和尚的破衣领，搭住他腰中烂草绳，鸡猫狗叫似的嚷叫：“秃驴，你还往那儿跑？乖乖的替我滚出去吧！”

和尚一裂嘴，扮着鬼面儿笑道：“伙计，你得小心，脏和尚身上就穿这么一件仅有绝无的八宝遮羞衲，你要是这么一撕拉掉，哈哈，可不太雅观。瞧！楼上正有位娇滴滴的大姑娘，小心人家剥掉你的臭皮囊！”

店伙一听愣住了，看和尚破袍内果然没露出裤子，万一拉破可真够位哩！急忙松手破口而骂：“你敢撒泼？看大棍子能接翻你这臭和尚不？滚！给我快滚！”

两店伙合力一推，却推个空。脏和尚转身扔肩，已闪开两人，咧开大口一笑，眯着睡眼嚷道：“喂！你这鸟店讲不讲理？脏和尚有的是白花花银子，你怎敢将财神爷往外撵？哎哟！大事不好……”脏和尚没说完，店伙已先后扑上。脏和尚随店伙前扑之势，踉踉跄跄向绿衣女郎那一桌撞去了。

脏和尚身上那股子酸臭气，早将楼上几位男女惹得火起，再听他满嘴胡说，绿衣女首先忍不住，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脏和尚向她桌上撞来，她粉面变色，倏然站起，便待发作。

两锦衣青年也徐徐站起，泛青脸涌上阵阵杀机。脏和尚一到，左首青年阴阴一笑，右掌疾挥，突向和尚胸前按去。掌出无声，看去不甚了了，上官龙却大吃一惊，暗叫不好！认得那是雷震天独霸武林的“九绝掌”，以阴柔力道发出，中者内腑经脉全被震断，歹毒绝伦。

当年在白鹿岭石笔峰，幽灵堡主就在袖中向上官龙下了两次毒手。幸而他浑身坚如铁石，且相距甚远，两次都未受伤，但那令人窒息不可抗拒的潜力，他却亲身领略过了。

后来在峡谷，与血影神魔相处一年。血影神魔早年曾和雷震天之师天山人屠斗了三天三夜，对“九绝掌”神力知之甚详，曾将这种绝学告诉了上官龙，所以他一看便知。

脏和尚要被掌力接实，势难幸免。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上官龙要抢出发掌的瞬间，奇变发生。

脏和尚脚下突然一滑，身躯向侧疾倒，蹬蹬蹬横冲四五步，说巧真巧，恰好躲过那致命一击。脏和尚身形未定，却向绿衣女郎叫道：“佛度有缘人，女菩萨行行好，施舍脏和尚一顿饭，这些店伙狗眼看人低，只消女菩萨闲话一句，就可教他们滚蛋！脏和尚刚在枉死城饿鬼穴中逃出，这一顿非吃不可哩。”

绿衣女郎粉面铁青，轻启樱唇冷冷地道：“不错，你刚才是从枉死城中逃出来了。请问，老秃驴，你在哪座名山参禅？上下如何称呼？”

“哈哈！脏和尚上脏下也叫脏，就名叫张张，我的庙在一流山，参的是野狐禅。姑娘……哎……”他突然向侧便倒，惊叫出声。“嗤嗤”两声，随着和尚跌倒声同时作响，有人倏然站起。

原来绿衣女郎不等他说完。粉面铁青，玉手一抬，两支竹箸电射而出，相距不足八尺，按理断无不中之理，眼看脏和尚性命休矣！岂知他恰好向侧滑倒，在间不容发中及时躲过。“嗤嗤”两声竹箸嵌入壁间半尺有余，一线之差，几乎将邻座的两个崆峒门下，在肩上开了个窟窿。

他俩人本是背向壁间浅酌低语，似乎不屑理会这面的争执，竹箸擦衣而过，可把他俩惹火！两人同时拂袖倏然站起，只

一闪，便拦在脏和尚身前。左首那位虎目一睁，满脸杀气，向绿衣女郎阴森森地道：“姑娘这一手‘流光飞箸’委实高明，差点儿将在下两人全算上了。在下两人乃甘州杨敬堂和白起风，姑娘可否将芳名见告？”

绿衣女郎先是黛眉一蹙，却又不怒反笑，媚眼儿一瞟，银铃也似的笑音绕厅四逸，媚极荡极了！

崆峒两门人知道她有意奚落，脸色转青，正待发作。

刚才发“九绝掌”力的青年，刚好挺身上前，两手叉腰，冷哼一声，傲然地道：“阁下原来是崆峒门下，鼎鼎大名的甘州双英。两位久与夷狄往还，难怪不知兰姑娘芳讳，但千里香的名号，你该有个耳闻罢？”

顿了一顿，向另一锦衣青年一指道：“这是舍弟，人称小周郎雷化雨。至于区区在下，嘿嘿！就是风流浪子雷化风。假使你仍感到陌生，那么，贵地近邻汉中幽灵堡，你总不会忘怀了。还有什么要问的？”

甘州双英心中大震，暗叫道：“糟！糟得不可再糟！想不到在这小小村店中，竟然巧遇宇内双凶的子女。”

崆峒派雄峙关中及西北边陲，弟子们在中原的势力也够庞大，以俩人的身手来说，未必就次于这个双凶的子女。可是崆峒派有不少人，和宇内双凶或多或少有些交情。最讨厌的是，雷震天之师天山人屠目前并未撒手尘寰，已经有两甲子以上的年纪，功力已臻化境。目下他正结庐于延海附近，距南面的威远营不远，可算是崆峒派的近邻，那老魔头谁惹得起？

两人心中暗惊，杨敬堂只好收起傲态，冷冷地道：“难怪！难怪！阁下有鼎鼎大名的宇内双凶撑腰，杨某真是走眼。久仰，久仰，难怪！难怪！”

风流浪子兄弟俩大怒，皆因幽灵堡主雷振天，膝下只有一

子，十年前不幸暴死蜀中，死因不明，遗下两个孙儿，平时溺爱过甚，以致臭名四溢。

雷震天平生不喜女色，但他的两个小孙儿恰反其道而行之，难兄难弟好色如命。雷震天的幽灵堡中，高手如云，雷震天本人，更是高不可测。可是对这双难兄弟溺爱过深，而且大孙天资平凡得很，日夕沉迷在温柔乡中石榴裙下，所以始终未能出人头地，只藉乃祖余荫，在江湖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却又生性狂傲，目中无人，人家揭他的疮疤，说他们乃是靠祖藉余荫，得以称雄江湖而已，他最是恼恨。

这次兄弟俩喘程赴赣，途经皖境，邂逅鬼魂令的孙女儿千里香兰萍，风流浪子遇上了荡妇淫娃，干柴烈火，一拍即合。两男一女足足快活了半月，觉得不太新鲜了，目前还有些许缠绵，一同到赣省进行要事。

甘州双英竟然抬出字内双凶的招牌，其中含意象是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仗乃祖的威名庇护，在江湖鬼混而已。这不刺触他们的隐痛？兄弟俩自然受不了。

小周郎气量最狭，自视更高，“叭”地一声踢飞小凳，跨前数步，怒叫道：“甘州双英是什么东西？敢小觑你家太爷！让你开开眼界，看幽灵堡的绝学是否浪得虚名！”。左手“金钩露爪”，右手戟双指突出一记“二龙争珠”，向杨敬堂揉身抢攻。

杨敬堂忍无可忍，他也是个嚣张狂傲的人物，小周郎雷化风狂妄地一出爪，心中的顾忌被怒火一冲顿忘利害。冷哼一声，一迈左腿，右手叶底翻花急拂小周郎右腕脉门，左掌急似奔电，小鬼拍门一掌击出。

俩人都各怀戒心，一沾即走。就在人影乍合乍分中，突然肉香扑鼻，汤汁乱飞，接着是几声哈哈狂笑。

俩人满头满脸都是肉汁，却听脏和尚大叫大嚷：“哈哈！怎

么？这肉汤邪得很，干吗不往我嘴里飞啊！”

甘州双英和小周郎知道汤汁定是脏和尚搞的鬼，伸手抹掉脸上肉汁，同声怒吼，猛扑脏和尚。

“慢来慢来！红烧狮子头，你可别飞啊！我和尚要吃哩！”他手拿一个大肉团，猛咬了一口，左手有意无意间，向扑来的三人一扬掌。三人突觉一股雄浑力道，狂涛也似的卷到，身形突然一震，骇然止步，脸上全变了颜色。

“妙啊！你也来一个。”脏和尚手上的半个红烧狮子头，连着那令人恶心的脏手，突向后扬直取绿衣女，绿衣女一丝锐风呼啸着由袖底破空飞出，直取和尚“章门”大穴。

脏和尚不等她的指风打穴劲道近身，用破大袖往头上一盖，撒腿便跑，口中狂叫道：“不好了！女菩萨杀人哪！救命啊！”经过上官龙桌边，怪！桌上那盘辣子鸡，已不翼而飞，踪迹不见。等上官龙台头一看，不但脏和尚形影俱渺，绿影一闪千里香也在梯口消失。

接着是甘州双英和风流浪子兄弟，同时跃下窗口，蹄声挟着马嘶，向南愈走愈远，大概是追脏和尚去了。

这一阵子大乱，把另外八名大汉吓了一大跳。

那两个青衣大汉的二哥神色一凛道：“三弟，你知道那脏和尚的来路吗？身法诡异极了。”三弟摇头答道：“小弟眼拙，不但不识其人，连他那手眼身法步出自何门派也未看出。”

俩人说话声音不算大，却也不算小。对桌六大汉中，有一人突然嘿嘿冷笑，轻蔑地瞥了瞥二人一眼，不屑地道：“连天河口脏和尚济慈也自不识，还走什么江湖？竟然梦想前来参予夺取‘紫露续命丹’，哼！回去生豆芽算了！”

“啪”地一声响，两大汉将杯子摔得稀烂，倏然站起，二哥的大环眼中，似乎要冒出火来，指着刚才发话大汉骂道：“狗娘

养的，毕二爷并没冲着你南狱六义撒尿，凭什么你敢如此狂妄，出言不逊？”

这一骂可好，南狱六义纷纷怒火上冲，全都推桌站起，上首那红面大汉阴沉沉地往前一站，嘿嘿狞笑道：“姓毕的，你真狂得叫人吃惊，就凭你西梁山一群小亡命，也敢在六义面前耀武扬威了！翁大太爷今天要不教训教训你，西梁山五霸今后还得了？”跨前一步，左掌“五丁开山”猛地劈出，右脚同时进步撩阴飞起弹腿。

毕二爷错肩斜身，向左急闪，右掌向翁大太爷膝盖关节挥去，喝声：“滚你娘的蛋！”左足向前一探，蓦地用十成劲一掌“惊雷撼石”凛然击出。

翁大太爷身形前冲，收招不及，他未料到毕二爷一开始就全力相搏，仓猝间向左略旋，反手一招“倒打金钟”向后急抬。“蓬”地一声闷响，双掌接实。毕二爷身形向后一挫，晃了两晃。翁大太爷苦头可大了，他一脚着地，又是仓猝发掌，身形向前一栽，“哗啦”“乒乓”之声大起，将桌折断了两条腿，杯盘碗筷全打得粉碎。

另五名大汉同声怒吼，纷纷撤兵刃向上一围。眼看有一场全武行上演，遂听毕二爷叫道：“楼上地方小，咱们街心上见。”身影一晃，穿窗而出。南狱六义怒声如雷，跟踪而下。下面人声鼎沸，兵刃交击之声大起。

上官龙熟视无睹，自顾自进餐，楼上鬼影俱无，他在想：这世界不太大，一日之间，宇内双凶的子女全碰上了，这可好，正是天假其便，得瞧瞧他们在此有何图谋。想到此，忽听身后微风凛然，他听力超人，知道有变，却听身后嘻一声轻笑，并有骨碎之声传来。

他缓缓转头，只见身后丈余处，八仙桌上盘坐着刚才溜走

的脏和尚济慈，正一手端着顺手牵羊带走的那盘辣子鸡，一手抓着鸡肉往嘴里填，吃相之恶，无以复如，一面向上官龙挤眉弄眼直乐。他见上官龙毫不动容，又用那肉汁淋漓的手向上官龙一指道：“娃娃，别瞪眼。你也是为了‘紫露续命丹’而来吗？”

上官龙对和尚毫无敌意，仅淡淡一笑道：“前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未免太轻觑区区在下啦”。

脏和尚放下盘子，将手在破衲下摆一阵乱揉，溜下桌面嘻嘻一笑道：“‘紫露续命丹’不但可起死回生，且可固元培本，你怎能不眼红？废话！”

上官龙傲然挺胸，撇撇嘴说：“‘紫露续命丹’何足道哉？药医不死病，世间绝无起死回生的药，区区岂能被人所骗？哼！还不值得在下伸手。”

脏和尚讶然道：“那你来干吗？”

“适逢其会，在下要往麻山。”

脏和尚嘻嘻一笑，双目眯成一条缝，道：“沿金溪河直上，琅玕镇对岸松林，脏和尚二更正在那里等你，怕死的就别来。糟糕，小骚浪货来了！我得走，脏和尚任何不怕，就怕风流地狱难以消受。”

声落人杳，只一晃便穿窗而出。上官龙心中暗惊，这种平空拔起的身法，委实超人一等，功力已臻化境了啊！

上官龙本欲盯紧双凶的子女，被脏和尚一激，可把他的豪气激起了，决定二更天去看脏和尚有何用意。

正在付度，镇南蹄声急骤，向这儿迅速奔来。他知道定是那些狗男女失意归来了，不禁对脏和尚的功力更是敬服，这种远距听声辨影的功夫，不是旦夕可就的呢！

不久，街心叱喝之声渐止，他知道风流浪子兄弟俩正在打

圆场，双方停止拚斗在说道理。窗口绿影一闪，千里香穿窗直入，看楼中只有上官龙一人在，满脸煞气慢慢消溶。

她，绛裙飘荡，柳腰轻摇，莲步款摆，仪态万千，媚劲撩人，冉冉而至。到了上官龙身畔，上官龙连头也没抬，自顾自据案大嚼，只暗中凝神戒备。由千里香的神态看来，他知道这淫妇并不知道他曾经闯过鬼魂谷，更不知他的身份，不然她早该下手啦！

千里香第一眼看清上官龙的绝代风华真面目时，早已喜得心花怒放。但经过刚才一闹，这小后生竟是旁若无人，而且还还不趁早离开这是非之地，他那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的镇静神情，不觉令她心中暗惊，也更为动情。可是，她硬将冲动的情欲压下，芳心狂跳地走近上官龙身畔，水汪汪的桃腮媚目凝视着他。

上官龙没理她，她忍耐着性子问道：“小弟弟，你不怕么？”上官龙略一抬头，一触那欲火如焚的美眸，怡然一笑道：“在下与人无怨，又不争强夺胜，怕什么？”

“哟！你胆子真不小，刀枪无眼，你就不怕株连？”声音未落，一只翠袖轻轻搭上了他的右肩。上官龙漠然地道：“姑娘尊重些！”缓缓抬手，要将肩上的翠袖挥开。

千里香翠袖搭上上官龙的肩膊，玉手五指箕张，已按在他的肩颈旁，准备这俏郎君一动手，就扣住他的“肩井”穴可是上官龙不慌不忙，并不像要翻脸动手的模样，那一声“姑娘尊重些”，虽则漠然，但语调柔和，她知道这俏郎君可上勾了，这时，俩人的脸部相距不过咫尺，泼贱货的目光紧盯在上官龙那英俊勃勃的俊脸上，只觉芳心一荡，浑身热烘烘有点飘飘然。他的左手刚触翠袖，她情不自禁，袖底的玉手突然一伸，便将他的虎掌握住，整个香喷喷的娇躯，向前一靠，胸前那对乳峰，全